

初心赴使命 热血写春秋

——记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

新华社记者 陈晖 黄明 孙少龙 谢俊



▲这是四川省布拖县乐安乡洛恩村新貌(2019年7月22日摄)。

▲四川江油市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24岁时背着炸药上山修路(翻拍资料照片)。

▲贵州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沿着修建在绝壁上的“大发渠”巡查(2018年8月11日摄)。

▲广西乐业县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(右)到村民家中走访(资料照片)。 新华社发

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华民族向贫困发起最后的冲锋。

无数共产党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斗志，栉风沐雨、披荆斩棘，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、跨越难以计数的重重关卡，带领贫困群众走上向着美好新生活的康庄大道。

读懂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，就能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秘密。

居二线”的他，却主动来到黑麂峰村这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，挑起了104户贫困户脱贫的重担。

“我来，就是啃硬骨头的！”工作经验丰富的他，深知贫困户最需要帮助的就是扶智和扶志。采取合作社代养模式帮助贫困户脱贫、手把手教村民管理茶园、打造一支永远撤不走的工作队……在周若愚的不懈努力下，黑麂峰村焕发出崭新面貌。

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只为如山的责任、庄严的承诺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共派出25.5万个驻村工作队、累计选派290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，目前在岗91.8万名。他们坚守在全国脱贫攻坚最艰巨的地方，向贫困堡垒发起最后的冲锋。

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，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支书、老党员初心不改、砥柱中流，千里驰援的第一书记、帮扶干部尽锐出战，不胜不归，更有思念故土的农民工党员、“能人”党员响应号召、返乡“参战”。

安徽黟县塘田村，贫困一度如同延绵的大山，世代横亘在塘田人面前。走出大山的老兵黄忠诚，退伍后创业小有成就。2011年，黄忠诚不再操持自己蒸蒸日上的木材生意，而是回到家乡挑起村村委会主任的重担，“作为一名党员，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！”

他每天起早摸黑，把道路、供水、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民生、发展经济的突破口。同时，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，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，让沉寂已久的荒山重焕生机。

2016年9月5日，在黄忠诚的不懈努力下，塘田村茶叶专业合作社首次分红，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。

手捧分红款，贫困户们却哭了——因积劳成疾，黄忠诚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分红现场……

关键时刻冲得上、危难关头豁得出，共产党员始终冲锋在前，不辱崇高使命，不负人民重托。

不懈奋战——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共产党员啃硬骨、涉险难，奋力向贫困堡垒发起冲锋

山大沟深、交通不便、土地贫瘠、缺水少电……

走进大山深处的贵州遵义播州区团结村，远远望去，一条绝壁上的“水渠”仿佛蜿蜒的血管穿行在大山之间，向周边群众输送着生命之水。

村民们亲切地把水渠称作“大发渠”。正是在老支书黄大发的带领下，村民们钢钎凿、风钻敲，硬是在峭壁悬崖间，挖出一条近10公里的“天渠”。

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山高岩陡，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走，根本留不下来。温饱更是奢求——有歌谣说：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，一年四季苞谷沙，过年才有米汤喝。”

对于贫苦，黄大发有更深的体会，自幼失去双亲的他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，始终心系着这片土地和乡亲。带领群众开山修渠，走出贫困，成为他一生的梦想。

擦耳岩——意为在这里站立，人的

耳朵都要擦着岩石，其险峻可想而知。修渠到擦耳岩段时，一处倒悬的绝壁无法测量。黄大发二话不说，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，让人拉着吊下悬崖。大家看不到他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直到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，证明自己没事，大家这才放心了。

“没有老支书黄大发带头，这个工程修不起来！”当前后历经30余年修建的水渠终于完工，清亮的渠水第一次流进村里，大家捧着渠水喝不够：“真甜啊！”

修一条渠，引来生命之水；筑一条路，驱散贫困之霾。

小坝村，四川江油市最偏远的村。群山阻隔、不通公路，让小坝人世世代代受穷，村民用山货换袋盐，都要翻过几个山垭。

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，誓要为村民找出一条“出路”。1992年，乡里筹措资金号召村民修路，时年24岁的青方华第一个站了出来。他不顾个人安危，组织村里8名青年成立先锋队，带头背炸药，用钢钎凿洞、雷管炸山，硬是建成了小坝村第一条通村公路。

要想彻底摆脱贫困，只修通一条山路远远不够，必须整体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。当选村支书后，青方华开始规划通组联户的路网，并郑重向全村群众承诺——“一定要修好村里的路，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”。为了实现这个承诺，青方华一干就是18年。

一条条道路不断延长，一个个希望不断萌生……到2016年，小坝村终于打通了所有入户路。

路通了，青方华又带领村民们种木耳、育香菇、养蜜蜂，想尽办法为村民寻找致富门路。没想到，2016年12月，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，青方华乘坐的车意外坠崖，48岁的他再也没有醒来。如今，小坝村已经脱贫，正一步一步迈向小康。村民们行走任一条条浸透着青方华心血的路上，目光坚定，脚步不停……

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牺牲与奋斗，换来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。

地处中缅边界的云南瑞丽市勐秀乡，“村官鸡”品牌小有名气。创立这个品牌的，正是一名昔日的大学生“村官”——段必清。

2009年，刚从大学毕业的段必清考上“村官”，来到勐秀乡户农村工作。小山村困难群众的生活，让在城市里长大的他深受震撼。如何找到适合这里的脱贫产业？

经过调研，他发现山区生态环境好、森林资源丰富，适合发展生态养殖业。但是村民一直以来习惯了种植业，对土鸡养殖不感兴趣。想来想去，他决定自己先“试水”，只有自己成功了，别人才有信心跟着一起干。

第一年养殖，从来没喂过鸡的段必清交了惨痛的学费：1000只土鸡苗死了近一半，卖鸡的钱还了租金、饲料钱，不但没剩余，还欠下工人工资。

照书本学、上网查、多方请教养鸡技术……段必清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，不断摸索前进，逐渐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“鸡司令”。加入养殖合作社的村民，户均年增收数千元。

大学生“村官”服务期满后，段必清

没有离开。“通过养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尽管步履蹒跚，但我一直奋力向前！”

脚下沾有多少泥土，心中便沉淀多少真情。那些浸透汗水的衬衫、沾满泥点的裤腿、黝黑通红的脸庞，是共产党员们留下的最美印记。

决战决胜——以更大决心、更大力度推进脱贫攻坚，确保取得最后胜利

3月6日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，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会议——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。

“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，必须如期实现，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。”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。

当前，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，贫困发生率由10.2%降至0.6%，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。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。

“一手抓防疫，一手抓脱贫。”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生动概括了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杨杰兴现在的工作状态。

乐业县是广西目前尚未脱贫的8个贫困县之一，对于扎根百坭村的杨杰兴来说，脱贫攻坚不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，更是对已故同事——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沉甸甸的承诺。

“纪念文秀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扶贫工作做好，以实际行动告慰她。”接过黄文秀的“接力棒”，杨杰兴成为百坭村脱贫攻坚路上的带头人。

受疫情影响，百坭村2000多亩砂糖橘滞销，眼看就要烂在地里。

“群众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。”最忙的时候，为了联系销售渠道，杨杰兴一天打上百个电话，手机要充两三次电。长时间接听电话导致耳朵发红肿痛，他就戴上耳机继续打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多方联系之下砂糖橘打开了销路，老百姓紧皱的眉头舒展了，杨杰兴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砂糖橘之战”暂告一段落，但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“战斗”仍在继续。帮村民干农活、了解村民家里的新情况、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……杨杰兴一刻也不曾放松。

“三区三州”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是“三州”之一。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不少凉山干部压力倍增，布拖县乐安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正是其中之一。

随着雨季来临，距离布拖县城仅30公里的洛恩村“遭了殃”，刚抹平的水泥路面被夜雨打得坑坑洼洼。木乃什古硬是带着人又干了一上午，才把被雨水打烂的路面补了回来。

路面的问题解决了，各村贫困户安全住房的建设任务仍然艰巨。虽然村子离县城不算远，但当地本就吃紧的建材仍然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。为了解决问题，木乃什古又带着人从300公里外的会理县拉回了5万多块砖。

每天只睡3个小时，睁开眼就开始协调工作，就算感冒了也就是吃几片药继续干……安全住房任务顺利完成，这个“80后”却平添了不少白发。

疫情之下，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，有的扶贫项目、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延迟……共产党员以时不我待的强烈责任感和决战决胜的坚定意志，争分夺秒、不舍昼夜，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奋力冲刺。

——宁夏西吉县涵江村，第一书记秦振邦一次次打开“脱贫清单”，确认近期必须完成的任务：“3个村组4公里路面要硬化，3户村民因房屋附近滑坡要搬迁”；

——云南贡山县双拉村，党总支书记王国才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好的草果、魔芋、黄精，全力帮扶村里最后两个贫困户；

——甘肃临夏市王坪村，第一书记马兴文在村里一片烂草滩上新建成的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，期望通过乡村旅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；

……

在已经脱贫的地方，共产党员未雨绸缪、夙兴夜寐，尽最大努力不让一户群众返贫。

在还未脱贫的地方，共产党员更是殚精竭虑、冲锋在前，想尽办法不让一户群众掉队。

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，党旗始终在高高飘扬……

(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)



新中国成立后，做好了在川南安家落户打算的十八军指战员突然接到进军西藏、经营西藏的任务。部队要去高寒缺氧、重山阻隔、语言不通、风俗迥异的西藏，干部战士的思想产生了很大波动。

时任十八军政委的谭冠三已42岁，头部受过重伤，身上有弹片还未取出，是进藏部队军官干部中年龄最大、资历最老、身体较差的同志。为使部队更好地担负起进军西藏的光荣使命，谭冠三身先士卒，明确表示：“为了祖国统一和共产主义事业，我将不惜献出一切力量，甚至生命。此去西藏，如果我为国献身了，请一定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。”他在誓师大会、师以上干部会议、积极分子会等不同场合层层动员，反复阐明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。他对战士们说：“党中央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下达的命令，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，也是我们的无上光荣。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，胜利完成进军西藏任务，把五星红旗胜利插到喜马拉雅山上。”

谭冠三的妻子李光明也是一位老红军战士，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。战争年代，孩子们都寄养在河北农村。接到进军西藏任务后，谭冠三对妻子说：“现在在新中国建立了，是应该和孩子们一起过和睦团圆的日子了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在川南安家，更不能经营‘安乐窝’。现在全军上万名干部战士都在看着我们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。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，我们将有舍弃小家、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，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军将士，和他们一起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！”谭冠三这种吃大苦耐大劳、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精神，深深地激励和感染着全军将士。经过谭冠三等十八军领导的思想动员和示范带头，全军指战员中很快出现了争取尽早进藏的热潮。

部队进藏后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进藏干部战士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。谭冠三在西藏军区第一次党代会上强调：“要有长期建藏思想，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；要有在西藏干一辈子的决心和志气。”“六年不改”政策提出后，西藏工作实行大收缩，大批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内地，一部分人的思想开始不稳定。面对这一情况，谭冠三对战士们讲：“我快50岁了，我留在西藏工作，凭这一条可以说说服你们，凡是确定留下来的，一个也不能走，都要留在这里。这里是苦一些，可祖国边疆需要我们，西藏人民需要我们！”

对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，组织决定让重病在身的谭冠三回内地治疗。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西藏的发展进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70岁高龄的他应邀回西藏看望边疆军民。临行前，战友和亲人担心他的健康，劝他不要再去西藏。他说：“我身在内地，心在西藏，我想念他们啊！我不仅要去看他们，我还要向党中央申请重返西藏工作呢。”年近古稀的谭冠三，千里迢迢回到拉萨，作报告、拜访战友、重返农场……由于过度疲劳，他告别西藏时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不适，回到四川后卧病不起。1985年12月6日，谭冠三病逝。临终前，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请求：“我死之后，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！”经党中央批准，1986年8月1日，谭冠三的骨灰安葬在了拉萨“八一农场”。

(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·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)

武友好：藏族人民的好儿子好医生

武友好，1950年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，1966年，他在河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毕业后，正好赶上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来开招招收一批支边青年。年仅16岁的武友好怀着建设边疆的热情，不顾亲友劝阻从万里之遥的中州大地来到西南边陲米林农垦团连队，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，后来当上了卫生员。1971年初，武友好被组织分配到昌都林厂，成了厂里的医生。

1971年7月，“昌都县柴维区一些乡村麻疹开始流行”的消息传来，对一个时刻把群众的病痛疾苦挂在心上的医生来说，无疑是一声战斗的命令。武友好向厂领导汇报完情况后，立即背起药箱沿着陡峭的山间小道向病区进发。一见到人，武友好就问：“病人在哪里？”可是满怀希望的武友好失望了，人们不相信他能治病，回应他的是冷淡的态度、漠然的目光。当听说一些群众在悄悄请喇嘛念经为病人祈祷“驱邪治病”时，他更着急了。这个一向不太爱说话的小伙子上前拉着乡亲们的手大声说：“请你相信我，我能治病”可是，望着这位只有21岁的“娃娃医生”，围在一起的农牧民们摇摇头散开了。武友好并没有因此而退却，从第二天开始他就深入群众家中，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人们的信任。他凭借着半懂不懂的“昌都话”，加动作比划，耐心地劝导，终于能为几个年轻的男子、妇女打针、喂药，这些病人的身体很快好转了。“武友好确实是为我们看病治病的‘阿母基啦’”的消息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。一个月的时间，武友好不辞辛劳，从这个放牧点到那个放牧点，专攻为群众治病，很快使麻疹得到控制。

作为一名厂医，伐木工作不是武友好分内的事，可他却说：“我是党员，就应为厂里多干些事”。每次伐木上山，厂医是轮流去的，但他却总是抢着去。1988年3月15日，武友好接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的调令，而3月16日又是林厂伐木工人进山顺水放木料的日子。武友好决定再同工人一道进一次山、放一次木料，再去地区医院报到。3月26日，武友好和其他10多位放料工人一起，已经把投入河里的一万多立方米的圆木顺流放下到30多公里处的穷卡乡河段时，让人担心的事发生了。河床中间被乱石滩所阻的圆木还没冲走，上游的木料又一根接一

根地冲了下来，越积越多……此时，只有派人涉水登滩，将堆积起来的木料逐一捅散才行。放料人员麻利地扎好四只木筏，武友好自告奋勇登上了一只木筏。石滩两边分流的河水湍急、冰冷刺骨。不要说捅开木料，连登上石滩也很艰难，而且放料的藏族职工都不会游泳，怎么办？武友好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留在筏子上，我去捅木料。”说完，他寻找着落脚点毅然跳入水，一根又一根把大圆木推向激流当中。

哪知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堆积的圆木塌下一角，把武友好撞入深水中。木筏上的工人赶紧将一根根木杆递给他抓住。但在激流带动下，木筏倾斜了，并且向武友好落水的旋涡靠近。为了保护木筏上不会游泳的工人，武友好毅然扒开木杆，奋力向岸边游去。刺骨的雪水加上还没完全融化的巨大冰块撞击，几个浪头打过来把武友好卷走了。大家再也看不到武友好浮上水面，在场的工人顿时痛哭失声。

消息传到林厂，传到扎曲河两岸的农牧民群众中，大家都悲痛万分。人们主动来到武友好落水的地方，沿扎曲河两岸向下游找去。大家表示：不把武医生的遗体打捞上来，我们就离开扎曲河。终于在武友好落水后的第10天上午，林厂工人和藏族群众在下游20公里的如意村附近河段，打捞上了武友好的遗体。1988年4月27日上午，昌都林厂为武友好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方圆100多里的农牧民纷纷骑马赶来。许多藏族群众痛哭、呼喊着：“门巴亚吉、普桑布(好医生啊，好儿子呀)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我们舍不得你呀！”噩耗传到武友好好的家乡河南开封市，和他生前一同在西藏高原生活战斗过的200多名支边青年，自发地成立了治丧委员会，写下了“黄河咽澜沧泣痛悼英灵，雪山肃中原哀藏汉同志”的挽联。根据林厂藏族职工和扎曲河两岸藏族群众的请求，按照当地殡葬习俗给武友好遗体洗面、净身后，换上他生前置办的藏装，装入灵柩安葬在昌都烈士陵园。

巍巍八崩峰低首，涛涛澜沧江垂泪。藏族人民的好儿子、好医生武友好虽然离开了，但他用赤诚、生命浇筑的民族团结丰碑，将永放光彩！

(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提供)

谭冠三：我要将骨灰埋在西藏